

# 守护团圆

■常树辉

昏,风浪愈加猛烈,艇前后左右的摇摆幅度非常大,颤抖得像人打摆子。这时候,别说在伙房里做饭,即使人躺在床上铺上不动,都要牢牢抓紧吊床铁链。不少在战位值班的战友,更是用背包带把自己与战位死死捆在一起。教导员让副艇长孙景超督战:“今儿是除夕,无论如何都要让大伙儿吃上一顿‘团圆饭’。”

##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“一年三百六十日,多是横戈马上行。”每当新春佳节、举家团圆之时,很多战友正坚守在战位上、巡逻在边防线上,守护着万家灯火。每当此时,我也会很自然地想起当年驻守上川岛时的情景。

我在岛上的第一个春节是在“风口浪尖”上度过的。那年大年二十九上午,我们艇突然接到执行春节战备巡逻值班的任务。两辆东风大卡车风驰电掣来回跑了一下午,为艇上补充了足够的给养。

傍晚,舰艇向着海空拉响三声汽笛,喷射出几道浓烟,加足马力向深海驶去。

子夜,寒潮来袭。大海如滚烫的沸水,翻腾着,咆哮着。舰艇行驶在茫茫大海上,小如一片叶、轻如一粟。在巨浪与海涌的激荡下,舰艇像着了魔似的,一会儿腾空跃起,在海空中扭动着庞大的身躯;一会儿又重重地砸入海中,半天才摇晃着笨重的“脑袋”,艰难地从海中冒出。

数小时之后,资历尚浅、涉“海”未深的战友便扛不住了。全艇上下,除了几个艇领导和服役10年以上的老兵,大多数人开始对着大海“哇哇”呕吐。食物吐完了,就会出现干呕,干呕会造成胃部的剧烈痉挛,不少战友竟吐出了黏条状的血丝。我在舰艇部队待久了,方知有些水兵患有职业性胃病,多与长期出海晕船时呕吐有关。

此时,为了补充能量,确保大家腹中不空,教导员蔡华国动员大家把吃饭当成任务完成。这也最考验炊事班战友们的炒菜技艺和抗晕水平。除夕黄

着“献给新时代最可爱的人”的字样。底端有个把儿,扣严抓紧,任凭风浪再大,饭菜也很难溢出。吃饭时,我们是随着风浪的旋律和节奏用餐。摇摆得厉害时,我们就快速合上饭盒;回摆平衡时,我们再迅速打开盒盖,赶紧扒拉几口……这样,像与风浪做游戏般“开合合”20多分钟,“团圆饭”才基本吃完了……

若不出海,我们在军港上过年,又是另外一种景象。

节前几天,分靠在军港上的各舰艇大队、船中队,开始为过年忙活了。会餐当天一大早,司务长领着负责买菜的战士,骑着三轮车,到三公里外的岛上市场买菜。一天“吱吱扭扭”地来回奔波四五趟,会餐的各类食材总算购置齐备了。这时候,艇员们都积极参与进来,有帮厨的,有搬运的,有择菜的,有切肉的,有洗盆的……全体艇员齐上手,欢欢乐乐过新年。

会餐就安排在艇尾停靠的码头上。那时我们的舰艇小,舱室也少。我们在艇上吃饭,多是在甲板上或炮位旁,他顺势铲菜,快速向左翻;艇向前倾,他迅速抖铲,飞速向后翻。这样,如打太极拳般,艇与浪融合,人与锅合一。炒好后,他卡准艇的回摆平衡点,迅速将菜铲进一个半人高的大圆铁桶里,迅即扳下桶盖的铁钩,将菜汤牢牢锁在铁桶里。

团圆饭自然是象征性的了。航行中,大家各就其位、各司其职,根本不可能聚集和“团圆”。于是,本部门长拿上本部门值班战友的饭盒,穿上雨衣,迎着海风,踉踉跄跄地到伙房里领了饭菜,揣进雨衣里,再送到正在战位值班的战友手中。我清晰记得,那年,我们使用的不锈钢饭盒,是江门市政府春节前拥军慰问我们驻岛官兵的,顶盖刻印

着“献给新时代最可爱的人”的字样。底端有个把儿,扣严抓紧,任凭风浪再大,饭菜也很难溢出。吃饭时,我们是随着风浪的旋律和节奏用餐。摇摆得厉害时,我们就快速合上饭盒;回摆平衡时,我们再迅速打开盒盖,赶紧扒拉几口……这样,像与风浪做游戏般“开合合”20多分钟,“团圆饭”才基本吃完了……

若不出海,我们在军港上过年,又是另外一种景象。

节前几天,分靠在军港上的各舰艇大队、船中队,开始为过年忙活了。会餐当天一大早,司务长领着负责买菜的战士,骑着三轮车,到三公里外的岛上市场买菜。一天“吱吱扭扭”地来回奔波四五趟,会餐的各类食材总算购置齐备了。这时候,艇员们都积极参与进来,有帮厨的,有搬运的,有择菜的,有切肉的,有洗盆的……全体艇员齐上手,欢欢乐乐过新年。

会餐就安排在艇尾停靠的码头上。那时我们的舰艇小,舱室也少。我们在艇上吃饭,多是在甲板上或炮位旁,他顺势铲菜,快速向左翻;艇向前倾,他迅速抖铲,飞速向后翻。这样,如打太极拳般,艇与浪融合,人与锅合一。炒好后,他卡准艇的回摆平衡点,迅速将菜铲进一个半人高的大圆铁桶里,迅即扳下桶盖的铁钩,将菜汤牢牢锁在铁桶里。

团圆饭自然是象征性的了。航行中,大家各就其位、各司其职,根本不可能聚集和“团圆”。于是,本部门长拿上本部门值班战友的饭盒,穿上雨衣,迎着海风,踉踉跄跄地到伙房里领了饭菜,揣进雨衣里,再送到正在战位值班的战友手中。我清晰记得,那年,我们使用的不锈钢饭盒,是江门市政府春节前拥军慰问我们驻岛官兵的,顶盖刻印

## 守山纪事

■丁小炜

##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

### 高山哨所

山脊上一个凸起的点  
一个半地下工事  
高山深沉,这里的人语狗吠  
以及门前延伸的脚印  
时常掀起微澜

每天争着出去背水  
硕大的塑料桶,盛得下离家的苍茫  
班长规定,每夜睡前煲脚  
让脚力的付出反哺脚板

推开门,一伸手就摸到了蓝天  
在这空阔的记事板上  
写下每一次出勤记录  
再过两天,上尉连长要来哨所  
上尉好厨艺,总是欢快地抡起铁锅  
颠走大家笨手笨脚的拘束

日子一久,没有雪粒打在脸上  
便觉得世界空空如也  
巡逻时记得捡几块小巧的砾石  
耳朵要记得存贮那些好听的鸟鸣  
把它们和风声一起裹进大衣

顽皮的松鼠咬坏了通信光缆  
班长一声令下,全体出动  
在夜幕下摸灯抢修  
山路上,三个兵和一条狗的影子  
绘成了这一夜不语的风景

### 沉默的队长

堂兄是老师,用壮家土语给他启蒙  
成了寨子上第一个大学生,仍说不好  
普通话  
投笔从戎,扎进这北方的大山  
孤身一人闯荡军营

回到寨子,家家户门拉他做客  
面对烈酒和一堆古怪问题  
根深蒂固的家乡话流利又亲切

远方的乡愁,云南以南的桃花源

沉默的上校,麾下尽是他乡男子汉  
注定与山结缘,额头烙下山的皱褶  
脚底和手掌浸透山的气息

讲话虽少,张口自带山脉哲学  
豪饮山泉,杯上刻着“守山”二字  
睡梦中却常在山间迷路  
山林间,下午和兵们打篮球  
像一头豹猫,球场上亦保持沉默的  
天性  
膝盖患有风湿,能准确预报天气

月光和风雪,如期问候这片军营  
每一分温暖与凛冽,都让他眼神愈  
加柔和  
年年带兵,五湖四海都在心上  
岁岁守望,他与大山达成某种默契

### 心事

一群士兵工匠,精通十八般手艺  
修筑工事也治理山水  
集体会战,军事禁区架设蛇腹网  
不愿摊开的双手密布伤口  
锋利的铁片,先于露水引发轻微战栗  
战友的包扎术,先于止血带施温暖

刚发了工资,司务长骑电动车  
到山下给家里汇款  
三十来岁,青春的头颅竟被染白  
发  
妻子在湖南老家,带着两个娃  
男人的世界,羞于表达  
深山一灯如豆,眼睛荒凉  
舍命的兄弟需要安托

教导员别出心裁  
给每人命名一块石头和一棵树  
是认养也是救赎  
无数个晨昏,士兵把空虚交出去  
石头和树还给士兵以坚守  
以大地的永恒  
万物足够厚重,且一刻也没放弃  
思考

静夜时分,各怀心事  
梦呓里也害怕说出山的秘密  
心头装下的,不只家山与远方  
粗砺打磨,思念盘剥,坚韧喂养  
使他们具有了钢铁的属性  
如同钢筋遇上混凝土,耐拉抗压  
如同撞针顶到子弹,霎时迸发力量

## 老兵的叮嘱

■耿平

## 乡情一缕 温暖乡愁,深情凝望

“我踮起脚尖,仰着下巴,挺起胸脯,头发才刚刚超过身高要求的红线。”站在我面前的爷爷,挺胸抬头,把手举在头上比划着。1951年,爷爷终于如愿参军入伍,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5军194师582团。他们的团长叫张振川。

小时候,我只知道爷爷是个老兵,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,但他很少讲述自己的经历。长大后,在我的追问下,爷爷开始给我讲述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。一个个故事如历史长河中的朵朵浪花,缓缓流进我的生命……

“我没有接受过训练,就上了战场。”这是爷爷回忆战争的第一句话。进入朝鲜领土没多久,防空警报就拉响了。4架敌机擦山而过,前面的车中弹起火,爷爷的老乡当场牺牲。那是爷爷第一次感受到战争的残酷。

后来,爷爷被编入通信排。为了第一时间把信息传输到作战一线,他经常在电报机前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。夜里为了不让自己犯困,他就站着工作,生怕错过任何一条讯息。

1951年的一个夜晚,敌人的炮弹落在离防空洞不远的地方,把通信线炸断了。被派去接线的班长和副班长都牺牲了,最后爷爷主动请缨执行接线任务。在赶往预定地域途中,为了躲避炮弹,爷爷的大腿被铁丝网划破,鲜血直流。爷爷全然不顾,一路爬过去,快速把断开的线修好,保证了通信线路的畅通。

“爷爷,您不怕死吗?”听到惊心动魄处,我忍不住凑在爷爷耳边大声问他。他认真地摇摇头,回答十分洪亮:“那时根本顾不上生死,只想把信息快速传达给一线,不能让战友们白白牺牲。”

后来,团长张振川看爷爷年龄太小,就让他当了警卫员。1952年10月,在三打红山包和争夺67高地的战斗中,582团血战5个昼夜。前沿阵地的战斗异常惨烈,从连部通往阵

地的交通沟已经完全被炮弹炸平,敌人还用机枪封锁着这条运输线。在执行弹药补给任务中,爷爷每次都坚持运送两箱弹药。他趴在地上,双手推一箱,脚上勾一箱。子弹“嗖嗖”地从他身边飞过,他胸口贴地匍匐前进,多次穿越敌人的封锁线,运了一趟又一趟,汗水和泥土把他变成了一个泥人……

就这样,在战斗最激烈的一天一夜中,爷爷穿过枪林弹雨,运送了25箱手榴弹、3箱冲锋枪弹,沉着冷静地完成了运送弹药的任务,荣立三等功。

1955年回国时,跟爷爷同时参军的同乡6人,只回来了他一个……本来部队要保送爷爷去军校学习,但爷爷说自己是文盲,愿意把宝贵的名额留给有文化的战友,他则复员回到老家重庆合川。

三年自然灾害,爷爷逃难到了东北,在那里遇到了奶奶,他们共同在黑土地上劳作耕耘,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。爷爷今年88岁了,奶奶82岁,他们身体硬朗,始终对党和国家心怀感恩,幸福充实地生活着……

2020年,大学毕业后我报名参军。临行前,爷爷紧握我的手,叮嘱道:“幺幺在部队,什么事都要冲到前面,要积极,有担当,不要计较个人得失。”爷爷的语气坚定,声音洪亮,像一个老班长在向新兵下达命令。我忍住眼泪,使劲地点了点头。

我入伍来到喀喇昆仑高原,成为了一名边防军人。每当我遇到困难时总会想,如果爷爷处在我的境况下,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。当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,爷爷在枪林弹雨中运送弹药的画面也会一次次浮现在我眼前。当个像爷爷那样的好兵,成了我的信念。

2022年6月26日,我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。当我举起右拳庄严宣誓的那一刻,爷爷常对我说的话又一次在耳边响起:“什么事都要冲到前面,要积极,有担当,不要计较个人得失。”那一刻,我的内心热血沸腾,我仿佛看到自己和爷爷站在了同一支光荣的队伍里。虽然隔着几十年的时光,但我读懂了爷爷曾对我说的话,那是一个老兵对新兵的叮嘱!

## 感念 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汽笛长鸣,破浪前行,越过长江天堑,渡轮系缆靠岸,两列绿皮车厢驶进始建于光绪年间的浦口火车站。由渡轮转乘火车的,是从苏北一些中学参军参干的学生兵,我就是其中的一员。

我们在泰州集中编队后,乘小汽轮到镇江,再转乘火车西行北上,目的地是东北沈阳。这对第一次出远门的我们来说,是从未有过的旅程。

车厢在浦口火车站停留了一整夜。时间是1951年7月下旬的某一天。

正是盛夏时节,夜晚十分闷热。在车厢内,大家有的坐着,有的横七竖八地躺着。有些人实在难以入睡,便走到月台上乘凉。

那夜,我在月台上来回走动,留下了不知多少个脚印。告别了亲爱的故乡,我望着眼前的一切,畅想着未知的未来……

第二天清晨,火车头加足了煤和水,把我们所在的车厢与其他车厢连接成新的列车编队。汽笛声声、车轮滚滚,列车飞快地驶向远方。

连续几天,停靠了好多个车站,车厢里的我们在干什么呢?年轻人是闲不住的,我们把当时学到的所有歌曲反复拉唱,歌声此起彼伏,人人唱得豪情激荡、神采飞扬。

唱得最多的是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《解放区的天》,还有苏联的《共青团之歌》:“再见吧,妈妈!别难过,莫悲伤,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!……”

经过军校培训后,我们这群年轻人中的许多人满腔激情地奔赴抗美援朝战场。回国后,大家走向全国,成为新中国的保卫者、建设者、奋斗者。他们现在在哪里?这常让我陷入遐思。

2022年6月5日,我重返浦口火车站。时隔71年,我已是一位耄耋老人。迈着蹒跚的脚步,我在追寻青春的岁月、当年的初心。

月台的旧貌还在,周围却换了人间。我在这里似乎看到了前人留下的无数脚印,听到的故事如歌、如诉、如泣……感慨之余,赋诗为记:

重返浦口火车站  
站台留脚印,往事越年年。  
我愿逐落日,青春不改颜。  
心随江浪涌,逐梦拔琴弦。  
倾诉人间变,放歌唱九天。

浦口,是个有故事的地方。在岁月的长河里,风雨洗礼,大浪淘沙,留下了许多闪光的印记——

1917年,朱自清去北京上学,父亲在浦口火车站为他送行。他写下那篇著名的散文《背影》,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。

1919年,湖南籍的蔡和森等几个爱国青年要赴法勤工俭学,寻找革命道路。毛泽东从北京到上海为他们筹款,途经浦口火车站时,被小偷偷走了仅有的鞋子,弄得“寸步难行”。后来是好心人赠了他一双布鞋,他又在这里卖字筹



青山绿水(中国画)

陆干波作



# 长征

第5707期